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

德業

明二

廣東按察司副使劉公琦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河南右布政使陸克深淵之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廣東按察司僉事金違卿逵 父澤附

福建右布政使吳德翼昂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光祿寺正卿陳子文煥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謙
廣東按察司副使施聘之儒
刑部右侍郎顧穩伸遂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工部主事戴時化鰲
工部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工部侍郎方薦弟秋崖附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燮嶽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江西按察司副使吳宗乾源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際

禮部尚書孫志高陛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刑部主事陸元晉杲 孫基誠附

山東左參政馮元卿繼功 子伯禮附

高郵州判官姚景暘旭

大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爲正

太醫院使朱宗魯儒

湖廣布政司叅政王宗魯泮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三目次終

兩浙名賢録卷之三十三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當湖陸澄原嗣端氏閱

德業

明二共三十八人

巡撫都御史李文舉昂

李昂字文舉仁和人天順甲戌進士成化二年出知營州先是政弊民疲逃亡接踵昂至問疾苦首劾贓吏置於法暨諸積蠹一切芟夷殫畫量貧富均徭役募民闢

田而緩其課入不能償者官代之輸值歲大飢昂捐貲分糶復慨然曰民已枵腹行將填溝壑其何及耶遂不俟請開廩以賑不足復移檄勸富民出粟爲粥以飼餓者全活甚衆既而法吏以不請論昂歎曰民既生全罪復何憾自劾乞罷 上下部議部所移粟與輸官同特加獎慰昂尤慮飢饉後民不能畊循行阡陌貸與之具其惸嫠無告者閭廬棲之時給服食問吊藥檮建瀕澤園於關北俾道殣者託瘞爲流移復歸外封附者輻湊傳輿一邑至占三千餘戶父老歎曰不圖今日

後見富公也尋叅閩省政歷藩山東河南擢都御史巡撫江右時信豐安遠武平上杭等處劇賊陽九隆等倡亂昂奉命統兵討之先聲所加民夷讋服境宇悉平兩廣狼徭夷叛江右湖湘閩浙羣盜乘間竊發事下廷議衆共推昂乃命建節率諸道兵往討併制六藩昂親統大衆深入賊巢斬獲以萬計散處諸脅從於襄漢境上得胄死者八千餘人捷聞賜 手勅褒之改督漕運創開康濟等河瀹安平黄河諸源未幾卒勅賜祭葬蔭其二子昂長材遠略所至輒多偉政始於一郡終及六省

兩淮而救荒之政青民迄今頌之以比富鄭公云

禮部右侍郎謝鳴治鐸

謝鐸字鳴治台之太平人舉天順甲申進士第入翰林
爲庶吉士授編修預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謝病居
數年弘治初召修　憲廟實錄乃起供職擢南京國子
監祭酒勤以身教每嚴約束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
草廬吳氏請別祀叔梁紇曾晳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
義皆不果行尋致政歸以薦擢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
祭酒事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

顧役餘悉籍爲公用諸生有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先是國學月會膳不行膳夫輸役遂爲祭酒常費錫乃盡籍貯於公不私銖髮奏均給其屬與諸生之貧者餘爲修治圮廢之需至今行之修歷代通鑑纂要命爲潤色官論黜晉隋胡元之統議者難之上疏引疾給驛以行正德庚午卒特贈禮部尚書謚文肅錫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役飄無意仕進少從從父學師事終身其父贈君嘗捐祭田三十畝錫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

家塾間以葬族之貧者修宗譜構墓廬爲合族計婣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恒第疏食水飲而已爲詩精鍊不苟力追作者文尚理致謹體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未發所著有續真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擇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國朝名臣事略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嵦愧稿歸來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若干卷

貴州布政使周文濟津

周津字文濟慈谿人登成化甲辰進士楊學士守陳一

見奇之曰此濟世才也授行人時北虜犯邊假貢獻以覘我虛實廷議推津往諭之虜見津風神皎然詞義慷慨聾讋指羈拜而去轉南京河南道御史監龍江瓦屑二榷務中貴百計啖之不可得守備巨璫蔣琮欲求一見無由致之一月治具蕭寺托津同僚相邀津及門始知即策馬返出知九江寬徭薄賦洗冤澤物汲汲如不逮在郡九月巡按御史周進隆以瑞州盜起刼質縣令蔡津改任郡民赴闕乞留不許津行老稚攀送哭聲震野抵瑞即疏捐逋賦與民更始而賊首王武感津德化諭

罪自新擒其黨劉洪等以獻一州遂平無何逆璫用事
惡津不附已二次罰米輸邊共八百石計無所出瑤民
爭先代輸津令家人歸鬻產以償轉江西左參政歷陞
雲南右布政時土官那代兇殘嗜殺白骨以澤量津屢
鎮巡畫策即擒以伏辜滇濫為患隨濬隨塞蓋源廣來
秋勢所必至鎮巡屬津治之津謂必鑿漢厰諸埜始得
百年無事乃徙其居民而鑿之開子河以殺其勢滇遂
永利至今未幾疾作忽有紅光自天墜於庭俄頃卒

刑部尚書閔朝瑛珪

閔珪字朝英烏程人天順甲申登進士選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成化六年擢江西按察副使已而改廣東進按察使廣嶺介南雄南安間三境爭田不決珪方會勘衆忽譁呼爲變人勸珪少避珪不動徐爲處決令下三境胥悅各散去新會民嘯聚山谷爲亂珪出諭以大義貰其逋負遂安堵如故時江西南贛盜起擢珪都御史巡撫其地至則具覈盜賊之作皆巨室是由請連坐之仍華豪右橫取之弊京官由是多不悅賄通嬖倖李孜省譖珪不勝其任遂左遷廣西按察使弘治初召復都察

院都御史巡撫畿甸尋進刑部侍郎四年以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番萬諸猺獞相繼爲亂督其下討平之其討古田也都督馬俊及參政馬鉉敗死時以致敗自俊等珪引咎自劾時議又欲濟師珪謂罪自首惡乃設重購緝之已而賊果自縛以歸珪又歸功於下進南京刑部尚書尋改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加太子太保還刑部尚書珪前後在法司屢治大獄皆會切情法加以仁恕刑無冤濫遼東指揮張天祥襲殺虜爲功大理少卿吳一貫當其罪死會天祥死於獄 孝宗大怒欲置一

貫重辟珪與都御史戴珊進曰一貫推按不實罪當徒上怒不解珪力爭曰法如是足也一貫罪止貶官宜撫建妖人李道明聚衆數百人爲撫者欲張大以爲功珪撫罪止道明餘悉縱免正德初逆瑾用事遂請老卒年八十有二

撫州太守向中美錦

向錦字中美慈谿人舉進士除東流令從容不見設施而民以安移御史以循吏薦擢鳳陽同知值歲大侵侍郎王瓊承命賑濟按籍給散惟士著者得食流民多殍

死錫閔之白於琅爲計口給食數萬人無一譁者琅特疏薦之陞南禮曹出知廉州府安南夷黎飯因國亂發居民百餘越屯廉界中欽州以獲寇申御史御史方偉其功夷皆論死錫審之皆携老幼提篋筐籃襁無一兵仗力爭於御史以爲夷人越界罪止首惡餘宜遣還御史怒以受賂失出奏其後事雖得白而錫竟免歸合浦產珍珠採取貴鉅萬錫一無所私歸家蕭然馮轉運恚廸勞之日若子者真廉州守也以所居讓二弟得葑田築室其上雖落不捍風雨夷然安之錫博學強記爲詩

過盛唐有寓燕集、左氏咏、和梅百咏、竹坡稿

陝西鹽運使倪廷聘顒

倪顒、字廷聘、海鹽人、天順丁丑進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治泉山東、改兵部武選司、調兵陝西、俱有聲、用大臣薦、超擢懷慶府知府、懷慶財賦、累年多逋負、而境內盜賊滋蔓、自涖政後、逋賦悉完、盜賊屏息、歲適飢、賑貸有法、民無流徙、以禮法啟治藩府、軍校妨民者、皆歛戢、有造飛語誣顒、下西廠窮訊、一無驗、事解、名益彰、内外臺交章薦之、遷河東陝西鹽運使、吏部尚書尹旻歸之曰、

河東重地知君廉慎老成特借一行耳順留妻侍母備
携一子之官盡去鹽池宿弊利澤大盈鈇鉞之法懸而
不用未幾解任歸居家孝友天至居親喪廬墓有白鵲
來巢

廣東按察副使劉公奇瑞

劉瑞字公奇海鹽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奉
勅督兩淮鹽政兼治河道瑞執法嚴所司有阻壞鹽法
者奏擬戍邊遂著爲令時兩浙山東水旱疏請賑以鹽
筴餘銀全活者甚衆高郵湖風濤不測時時壞運艘及

客舟歲不下以千計於是築堤四十里沿堤別爲裏河通漕運名康濟河至今賴之免覆溺之患按廣西大去贓吏擢廣東按察副使聲績益懋正德初請老卒年六十九璵孝友廉靖恭恪端嚴終日危坐望如泥塑人論者方之叔泰後爽不及而重厚過之

工部尚書陳希冉雍

陳雍字希冉餘姚人成化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法比詳練尚書白昂倚重之遷湖廣僉事分巡荆南監利大盜黎彥斌父子五人出沒蘆菝中聚衆至百餘

雍擒其四子彥斌、遂出就獄、壽王之國保寧、道由荊南、宜都知縣、斂民千金餽王、雍捕治知縣、而責金還民、中官欲暫駐夷陵、畏雍、即急去、正德初、歷遷山西右參議、晉副使、時奄瑾擅政、厚望諸司以貨、雍獨不與通、瑾有異父女弟壻、適布政孫逢吉生子、聰官兵部司務、狡猾多智、瑾倚為謀主、凡偽作詔令、多出其手、自謂力能生死人、氣張甚、大臣莫不柔色下之、四方餽遺相望於道、聰渾源州人也、雍初補山西時、以省帥故、盛供具邀雍飲、雍託疾不赴、履任後、又不以書謝、聰大恚之、造為蜚

訴聞璀將中以奇禍會璀敗得已聰亦坐誅詔下尚書
籍其家擁奉法以赤族連一無所逮遷廣東按察使少
傅渠儲家在南海子次韜驕橫殺人兩臺交章發其事
并及儲威稍為調護輯中白簡詔遣官嚴之皆顧望莫
敢斷擁檢故牘實當次韜謀殺人從者不行減行者一
等而殺人時次韜已赴京里狀月日明白因歎曰可避
言而故重坐乎卽如前擬奏上得允聞者服其公廣州
有鴨步稅供制府犒士雜用畜鴨者動以數萬計縱之
蹂踐禾稻莫敢問問者輒被辱擁革其稅并取鴨步志

焚之民賴以安遷河南右布政轉貴州左擢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值歲飢爲請太和祠稅周給之衛

卒爲暴於均州有司捕治聚衆逆拒擢移文詰責郎共

縛賊魁鄧璽等首服一州以寧乞休不允會乾清坤寧

宮災詔湖廣四川貴州三省採大木擢工部右侍郎

兼左僉都御史領其事擢上疏乞休并言採木之害大

略言採木不費金致木費金致木之費不若雇直若僾

賦今請以兩法行之中材仍故事募商自致巨材官採

之以肅法徵金募願往者謹給直寧飽役夫毋飽宿滑

部勉留雍郎下部萬成如雍雍策雍徧歷三省鑿山通道沐霧露披榛莽至險夷處捨車援藤蔦行度高下遠近以程功力見役者必溫語慰勞之衆大悅咸勸於事三年巨木至京師者數萬而民不言疲省成賜白金彩幣蔭一子入監讀書尋擢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家居十餘年年九十所司以例請賜羊酒存問雍厚重簡默歷中外四十年卒以恩禮終

河南右布政陸克深撰之

陸淵之字克深上虞人成化中進士授禮部主事尚書

陳文卒諡莊敏不協輿論乃引司馬光論夏竦事劾之時多其直未幾出知敘州府歲大侵發粟數萬斛以賑郡多淫祠悉毀之以祀前代之賢者諭民富孝享其先不宜祟惑靡費暇則進諸生講明理道興起者甚衆寬徭省訟四境大治即白羅夷民亦帖然向化敘人至今俎豆之後參政河南進右布政使卒於官同寅檢其篋笥僅餘俸金二觔耳渊之篤行好學詩文有古意書善行草居喪不出戶限家無宿儲或干以非義堅拒不納部使者移檄爲建坊亦固辭之其狷介如此

山西按察副使吳世安道寧

吳道寧字世安先爲温州之犀頭人國初以周左徙實南京父維成化初官温縣教諭嘗夢於黃河中流蓋棲因曰吾嘗於河內起家遂占籍河內而道寧果以禮經魁河南丁酉鄉試戊戌登進士第授盂山縣知縣延教諭公就養鷄鳴東幕先侍教諭公匕箸而後出坐堂皇公退復東幕侍立杖屨間不命之退不退也教諭公復時時訓之曰爾知事父以孝抑知愛民以慈乎羅一邑之惟以奉一人是謂志養非升斗之爲是沾沾也道寧

奉教故悉心料術而百姓感戴過於父母考最召拜監察御史巡鹽河東先是河內民奏開廣濟渠不果及道寧勘鹽引十萬應否充給河南官軍俸粮者道寧曰俸粮一省利廣濟渠一府利均為國家至計吾將兩成之遂詣河南兩臺檄下所司更舉如雲渠成如雨溉田數十萬頃巡按真定四府墨吏望風解綬夫時開州有巨寇魚肉一方交結權姦莫敢誰問道寧設法捕獲殲諸市官人心大快陞山西按察司副使整飭雁門等三關兵備創築寧武新城及沿邊堡寨供募軍充實武備一

新渠人至今賴之未幾以微疾乞骸骨歸時廣濟渠通塞不常道亨因遍流窮源相度地勢直至五龍口歎曰使渠由此而行數世之利也今未二十年而塞蓋創始者失地利耳遂白諸當道達廣濟舊渠三四里許別開利人渠五年而後成水利至今賴之濟水初逵府城東流入河道亨因行渠見其南流曰此古瀆也豈可與今利而忘古利哉復修架橋六座新流從上濟流自下二利並行而不悖使濟林下三十餘年無疾端坐而逝年八十有九臨終不及已事顧謂諸子曰汝等不須憂貧

但教子孫讀書做好人耳書牖以爲格言

河南右布政使蔡潮

蔡潮字　臨海人弱冠業詩更業春秋治博精詣於書無所不窺弘治乙丑舉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改兵科給事中慷慨敢言中外想望風采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奉璽書督學湖湘轉貴州又參議貴西南荒徼蠻獠叢蔵兵革相尋時清平苗寇據香爐山以叛勢挻全省潮毅然躬鎮其地扼吭擣虛竟底蕩平自鎮至省城七十里而遥重岡複嶺崎嶇險絕旅行者歷數舍無所息

肩乃爲之十里一亭翼然相望迄于今庇其蔭不衰尋轉福建右參政奉勅督理糧儲悉心擘畫軍儲給而民不勞泉漳二郡樹大事碑以表其功他如萬里林茵田爵飛鸞嶺諸地昔皆魑魅魍魎之窟潮胥相其險隘輒爲梁涂甃以亭宇一旦裴𨿅爲康莊秩滿轉河南右布政使道出建陽時朝天橋燬於火民以舟渡多沉溺公私爲病聞潮過號泣遮留願復橋以濟潮憫然弭節驛庭解衣爲倡聞者爭助之即日掄工授成筭視舊有加落成而後去人擬之端明萬安云及蒞汴凡注厝悉務

寬平與民相休息爾河當四通八達之區盜賊充斥下令郡縣道周悉植榆柳縱横各以行列賊騎卒難於出沒而百姓亦賴其薪蒸未幾具疏乞休五上始得允既歸徜徉山水淘寫吟咏逌然樂以終日不事家人產而賑貧周急則終身無倦色凡有便於人者必盡心力爲之而後已自筮仕以至蓋棺四十餘年如一日也卒年八十有三瀏性孝友好讀書未嘗一日釋卷爲詩文肆筆而成求者靡弗應短章片簡率寓箴誡不爲無益語所著編次名言二卷判義六卷對偶菁華一卷藏於家

廣東按察僉事金達卿逵父澤附

金逵字達卿其先鄞人也曾祖真以聞右徙實京師遂占籍上元父澤累官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逵幼承家學以尚書舉弘治丙辰進士除陽信縣知縣以豈弟稱三載考最擢太僕寺丞改禮部主客進祠祭員外郎陞廣東按察司僉事大帽山賊累年為患逵率兵往征一戰而擒其渠魁林眥等斬首千八百級且畫善後便宜數十事四境迄安堵千里之内無赭衣當路以為材方倚大用而逵念都憲老遂乞身歸月侍左右竭盡色養

之誠都憲安之忘其老及卒旦夕臨泣如嬰兒逵爲人魁梧倜儻有材畧平生見人之乏必周之遇人之厄必拯之設有不及如痌瘝在身其令信陽也前令負官錢妻子父繫幾瘐死逵立爲償之復厚贈而歸其孥一時翕然稱爲長者以爲宜登年載福以食其報而僅得中壽以死說者每致疑於天道云

福建右布政吳德翼昻

吳昻字德翼海塩人六歲而孤性端頴嗜書聞海寧祝先生萃者解官授徒四方學者多從之乃短褐草鞋從

一老蒼頭負書走數十里投贄進謁祝先生一見器之昂荷知已感激奮發鏤心銘槧業大就弘治乙丑舉進士授宣城縣知縣宣城人弗善耕織昂教之耕織不三年而民無凍餒者更新建新建則寧庶人宸濠所居也方宸濠未敗時坐擁王號驕橫莫制日張爪牙索民租甚刻民不能堪遂結寨丁家山以拒之宸濠大詬曰新建人反諸大吏在會城者莫敢言昂獨以爲民幸有敵而然不可以反名乃昌言而進曰始吾有疑於此民之敢於抗大王也乃今知此民非有反於大王也愚者狗

財以忘生、惜者勢極而生變、此可以壇法散、非可以威力驅也、乃入丁家山、呼父老諭以禍福、諸父老皆頓首謝、應時解散、而宸濠獨懇懇然謂鼎偏袒新建人也、已而歲大飢、公私無備、民大困、鼎立捐補法以賑、而全活者幾數十萬人、尋轉南刑部主事、以忤司寇乞歸、起南兵部武選司主事、陞福建按察司僉事、福寧有訟妻殺夫者、鼎疑其獄、禱於神、夢一小兒據其腹、鼎曰、殺此夫者必杜福子也、蹤跡之、果有杜福子與其夫賈殺而據其貲、捕之、一鞫輒服、妻得不死、閩人以爲神、超陞福建

叅政晉右布政使三疏始得休旣歸不復從章縫游或
扁舟或徒走混迹漁樵間意甚適人或狎之亦不較晚
年尤究心鄉邑利害歲飢數爲請賑海隄爲患特疏於
朝得專勅水利憲臣經理迄今賴其保障邑向所從受
業祝先生者死邑奔赴喪次寢苫枕塊擗踴號哭如子
喪父說者謂今人古道復於邑見之不啻空谷足音云

工部右侍郎江景熙曉

江曉字景熙文昭公瀾之子也舉正德戊辰進士主考
王文恪高其才以爲宜在詞林曉以文昭公在南京乞

便定省授南兵部主事改武選考清轉職方司員外郎時虜入白洋口議謀防禦曉功居多虜退賜彩幣一襲陞車駕司郎中時　武廟巡遊無度傳旨啟關無間晝夜曉卽宿於公凡違例者悉不與仍定例則條奏若爲令調吏部稽勳司郎中同僚多飭威儀而曉坦夷率性惟持正秉公留心人才臧否每冢宰咨及必直言价有候選百餘人咸稱稽勳公而恕考功私而刻冢宰深然之由是爲同僚所忌無何而考功忌者升轉文選郎中遂出曉爲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士論甚不平曉欣然就道

惟以盡職爲念毋出行部巷簡必屬從而供人自備舍之外一介不受歲歉議奏免民租仍加賑濟又嚴追賠匿錢穀數十萬故糧不愆期而民不告勞暨山西右布政使值歲大祲太原平陽民多轉徙貺極力安輯賑濟全活者以萬計時貺聲望日隆然孤介自守頗不悅於當道歷三年始遷應天府府尹憂歸復起尹應天歲大旱蝗不遺種乃發長平倉暨屬邑預備倉穀數萬石分賑之全活亦數十萬人晉工部右侍郎大工方興奉勅督理務繁帑不給部議加派秦晉貺因濫費執若節用

之爲寛民也今夫匠冗食而物價低昂不同徒爲勢要奸商之資耳乃諭司屬覈其人平其價量工稱儥盡裁內官監所估且防檢嚴覈乾沒者束手節工畢舉而國用不耗時肅皇帝將舉承天命內官監滔遂搭蓋行宫令曉先往廵視督理既膳辦出京已復有欽改駐蹕程次增寫慶都新樂栢鄉磁州湯陰五處禮部尚未移布先馳吏報曉曉隨擬新定程次行撫按臨明胡守中逮辦以須駐蹕已則兼程諸州縣督有司晝夜供億事皆有緒而守中邪邪也恐殺不及事乃虛圖委罪於

獄悉評獄奪職為民曉合家屬役徵服闘道左泣求罷
士民相訝曰是前日題祀公也爭具肩輿送之蓋曉豈
奉命而南也恐急渴者衆有司供億不支自備乾糗[illegible]
盡止受廪米三升故民感激若此曉既歸角巾野服閉
戶省愆無何而胡守中以罪弃市士林稱快自曉被謫
臺諫多不平然讒人在位未敢顯言自是累疏交薦曾
虛歲而曉竟以微疾卒卒十三年　穆宗改元用薦[illegible]
言肅尚書條莽悉如韓曉累疊部歷中外所至功
見言信面文學政事兼然為士林所推天性孝友事父

母生養沒哀情逾於禮兄嗣昇舉卒無嗣撫慈方裘萃
養其孤子廷承已廢白首怡怡無閒言聲色貨利一無
所染惟玩索經籍考覽本朝文獻鄉郡沿革與夫稗官
野史地理醫方罔不旁搜以此自老所著有瑞石稿十
卷歸田錄十卷春秋補傳十五卷傳於家

光祿寺卿陳子文煥

陳煥字子文餘姚人以進士歷官工部主事改南京戶
部員外郎歷禮部儀制郎中陞廣西右參議兼提學
副使湖廣右參政江西按察使晉布政使入爲光祿寺

尋致仕煥天性淳厚居官以仁恕爲心至義所不可不爲苟同嘗在淮時　武宗南幸巨璫悍將從所過大索賂莫敢違者煥曰禍福命也何以賂爲弗賂亦不及於禍在廣右分守柳州猺獞出沒爲患參將沈希儀領兵界上欲誅之煥謂之曰猺不可盡雖兵之亦不能止其患不如以恩信撫諭之遂與希儀入其境召諸酋長要爲約不犯則賞之諸酋長大悅聽約束終其任不敢犯柳州滇南士習與中土異煥教之切切惟安貧執義以廉節爲先率之自躬士由是嚮方　肅皇帝之篤幸承

天也、所過有司、或坐供帳不具得譴、鶴賡撫臣以奉璽
事檄煥、煥條其巨細、罔不飭備、一時以爲能、遂鐫督修
顯陵、殫力程工、務極壯固、稱 上旨、告成、部進一階、有
金幣之賜、一日渡漢江、大風雨、舟幾覆、衆擁煥泣、煥神
色不動、指顧舟人分拯溺者、活數十人、竟以無虞、任在
西蜀四年、安和寬簡、官民便之、吉水豪某者、依山阻水、
恃力與有司抗、乃逮至庭下、察之、儒人也、貸其死、置之、
卒改行爲良民、所行無君是、光祿典內府諸膳饈、中貴
幸溢額以需、煥披籍應之、中貴願不便、因構諸中傷之、

與遂稱老乞致仕歸與之所履兩逢大狩一治顯陵使人或惴惴慮不免而與皆因之以有譽名御史之董宣恩以樹威漢江之危急人而忘已吉豪之獄捐文致得情蓋仁厚性成而智足以行之者也卒年七十三

吉安府知府朱君佐諫

朱諫字君佐溫之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初知歙縣以幹治稱艱去服除改知豐城治如歙以羅項失上官意又次始遷知武定州復以事忤巨璫走愬逆瑾瑾怒將中以奇禍閹者胥為諫恐而諫視事自若曰禍之有無

數也瑾其如我何會瑾敗免還南京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郎中時贛州大帽山賊延袤閩廣數千里中多谿谷賊憑畏害時出為民害朝議僉曰非朱武選莫可治贛者遂知贛州府蒞任無十日即舉兵壓賊境下令曰能捕賊者即以所得賊貲責之官無所與人懷利競赴敵殲其魁俘黨惡數千百人諜度其窘遣使招徠之俱倒戈降因散置於安遠龍南諸處給之牛糧俾耕以自食贛賊漸遂為良民以功移知吉安吉安巨鎮素稱難治又素惡數家倚宸濠為虎狼前後二千石皆憚濠置不

罰諫憤然曰守何爲者而能坐視晨輩橫若此也且王府何爲悉械繫之按如法時濠叛謀寖成諫計卒難告變則儲餉募兵浚隍修垣人莫測其故會丁內艱歸歸二年而濠果叛御史王守仁既稔知諫所爲至是謀討濠曰吉安朱守之所預備者也舍是安所圖功乎乃趨吉發兵卒擒濠守仁嘗移書歸功諫諫頻蹙曰宗室負恩古今大惡不幸而吾處中朝廷方流涕行誅敢以爲功耶濠除甫遷自以仕途寡諧遂謝事不出時年五十有四諫孝友純篤處三黨悉有恩自奉儉約少有餘積

顯施以利人嘗見芳林嶺峻險人苦負挽即於海濱年衍處甃路餘三十里行旅以爲便東山渡當鄞台既括之衝水駛而深渡而溺死者歲不下數十人諫造巨舟移渡山內自是民不虞水死平居手不釋書究心經典其令豐城也蔡虛齋督學江西與論諸經及河圖洛書之旨至夜分握其手曰吾始見君製作謂爲詞家繼見政事謂爲能吏乃今而知君理學中人也其爲世儒所推許如此所著有學庸圖說李白詩註宋史辯疑詩評雁山江心二志

廣東按察副使施聘之儒

施儒字聘之歸安人以尚書舉浙江丁卯鄉試明年上春官時逆瑾擅權播弄人事號正直者多遭斥逐徧民之禍乃託疾歸教授吳門瑾誅之明年爲正德辛未入奉廷對賜進士出身拜監察御史出巡山海關改巡應天會有都城門卒故出入權貴恣寄遺戍權貴請之不聽反論奏儒有　旨逮治下詔獄羅織備至竟無他左驗以微罪奪職　肅皇帝入嗣大統詔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兵備潮惠間潮惠故盜藪擁衆多者至數千人恣

山綿寨互爲聲勢官府不能禁多招撫曾無何復刼掠如故以爲事體不宜輕動幸毋爲大耳儒至部勒很目濃達官軍密授方略分道進勦直抵龍川山悉平之明年平新田寇又明年平嫩子圖寇皆斬獲二千級以上遂請設惠來大埔二縣賊於是無所逃遁令潮惠之間民得老老長幼不聞徵發不事金革者儒之功也擢福建叅議業行矣當路者請量加儒寵秩俾得終事潮惠間而儒亦曰我思用廣人比命下得授廣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如故先是惡少航海者持鴒鳥之東夷得

二十金即訛言齎嗜鴿可射利輩百爲羣奔走乾沒有以資產易一鴿契成揖讓與之不色吝者郡廢耕織蓄鴿若狂儒即斥言此鳥妖也不可長特嚴禁捕羹首事數十人置之法閱數月而後定有陳給事者與儒同年居鄉橫甚爲怨家訟之朝行廣東覆按儒直怨家而論陳給事如法夫權貴意遂落職歸居數年與潮守劉天共商潮中稅輕重不相準以故民多逋負日以流移區吏課殿劉毅然以均稅請於朝得如議行今所謂惠潮大計一書信大計也已又請割鳥鎭地立爲縣雖不得

行覓得設通判一員專制其土至今盤徙盜賊有所憚歷而不至大爲奸宄者儒之議爲之倡也其施德於地方非淺鮮矣所著有學庸臆說等稿藏於家

刑部右侍郎顧德伸誥

顧遂字德伸餘姚人正德丙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　毅皇帝將南巡伏闕疏諫廷杖幾斃　世宗登極嘉其忠陞俸一級歷本司員外郎郎中出知鄭州值歲大歉出金糴粟遣官分道煮粥以食餓者復遣撫勞齊約無遏糴民賴全活者數百萬人明年夏復亢

學遂竭誠禱之雨隨注民爲建喜雨亭以志德治旁民
居火作烈甚遂匍匐拜之火尋滅治惠五年法嚴政平
民戴若父母遷廣西副使兵備賓州等路以父憂去服
除改福建副使兼督海防時議造戰艦禦賊遂謂瀕海
居民處舟若家嘗跡於商乘間爲盜計莫如籍海舟於
官以便稽覈卽以逐捕事付之省費數十萬至今以爲
利遷廣西右參政分守思恩方土目爲亂聲頗披猖遂
親督行陣斬獲酋首餘寇鳥散遂曰使賊畏我而退不
若悅我而服也乃單騎之界上招其餘黨諭以利害驅

示恩信皆佛首聰約束以劝遷貴州按察使進湖廣左布政使督修　顯陵事竣三錫金幣晉右都御史廵撫遼東坐累左遷山東參政再遷廣東右布政使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江右閩廣等處軍務晉南京刑部右侍郎掌部事務以佛寬猛為心有監生朱琛誣生殺人罪久不白遂廉得其實會華釋之百戶劉聚兒暴狡黠殘賊善類且交通權右為城社衆莫敢誰何遂按擒之節日就之獄至今人猶以為快會太夫人卒聞訃奔喪哀毀成疾竟不起年六十有六遂資斂質厚平生未嘗

輕毀眷人敦倫尚義日不暇給撫仲弟寡如己子姪慶
嬀失恃歲携之官教育有成魁乙未會試族黨閭里無
不稱爲長者云

都督僉事陸鶴齡松

陸松字鶴齡平湖人父墀以錦衣官從　獻皇帝就國
故得事　肅皇帝於藩邸及　肅皇帝之登極也詔錄
龍諸舊臣皆世其官松以副千戶世襲歷陞指揮使與
詔獄松踏毅重厚平居無戲言時大獄數起而松用法
平恕以保全善類爲心雖　上意所欲嚴譴松堅持之

不爲動搢紳多頼焉御史馮恩聞松之卒爲衰服哭之曰今誰復持平如陸公者乎其得士心如此松性至忠以時政得失爲憂喜每治獄得救免忠賢歸輙欣然與妻孥對酒甚樂有不如其意即默坐弗食家人不敢問也議者謂松憂時守正有古大臣之風官至都督僉事卒贈都督同知

右僉都御史陳崇之世良

陳世良字崇之臨海人以進士令樂安樂安俗嚚風澆於理良勞心殫思恩以撫之威以禁之民畏且懷時遊

毋就養官舍見良貌瘦勤劬憂形於色及聞民樂其惠士頌其廉則解顏笑曰吾無憂矣及考績適以內艱去民越境攀轅依依不忍舍服闋補南和治法一如樂安而益厲學官以典教化一時士民烝烝向學絃誦之聲達於四境邑之小戶村田數百畝地下每為流潦所淹良築隄障之隄上雜植榆柳以固其基數年鬱然夏月行旅蔭其下無病暍者又鑿河渠三十餘里引以溉田遇潦則洩而歸之河無所事費而畝歲收一鍾先時牧馬場歲收租銀一千五百兩有奇不問地之肥瘠而

縣徵之小民告病良請於朝得　吉隨地量徵減舊額十之五措置預備倉糧以數萬計窮獨無所歸者有養婚嫁斂葬不能舉者有助由是逋逃復業者數百戶而四方流民來歸者又千餘家無不愛戴之若父母縉紳士大夫如口而頌者無不色喜良獨泫然曰恨不令吾母見也考最召拜監察御史時逆瑾干政竄逐忠賢良憤然抗言之為瑾所忌尋遷南京大理寺丞未幾瑾中以事罰贖米三百餘石衆皆吊之良不為動瑾敗首擢良大理寺尋晉右僉都御史又兼管操江宸濠叛衛一時

倚以爲重適流賊猖獗良悉心防禦朝夕申明號令剋期督撫所至克捷屢疏乞休口不言功及得請卽翛然東歸杜門卻掃日與賓舊徜徉湖山間若將終身焉者後以薦起應天府尹堅卧不應卒於家所著有青螺稿若干卷藏於家

工部左侍郎沈以安節甫

沈節甫初名之歷以字行更字以安烏程人嘉靖己未進士時分宜在事欲援之中秘使人授指不應乃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曹務甚簡日閉戶讀書考究本朝故

實曾有疑禮無不取裁主部務者深相倚注高新鄭雖名相亦引重顧時自貴倨會以事詰責主政甚厲節曰上下之交有禮何至是輒令掾史以故事白且曰沈郎中云新鄭不能奪也而時多玄撰循居節具草且曰是該司事節持弗具會又有旨建祠禁地令黃冠祝釐節曰豈臥榻側而令羽人闌出入非 祖宗防微至意又持弗建新鄭義不能難而具以此失 上旨恚甚節移疾避之歸而喪其母服未除即家拜光祿丞踰年赴召則新鄭以首揆攝冢宰益貴倨諸附麗者益踰檢柳復

移疾避之又二年新鄭去明年始出補尚寶丞則江陵為政於時多用鷙猛士或軟熟就牢籠者而節質木強項三歲始量移本司少卿旋轉卿於南蓋自為郎秩六品至是十九年始進一階耳無何而奪情起公卿臺諫同聲責訊節浩然歎曰三綱淪矣遂上書封公願長乞身奉林壑封公不許不得已勉之南都或惎之曰吾曹故事不得無書抵政府節與謝不從江陵母入京取道林陵送迎傾都邑獨節一人不出竟致仕歸又四年而江陵卒部起南京通政司右參議尋擢貳奉常甚爵尤

祿寺役更則太常有薦新覆請圓祈本取齊(?)內遠堅
弃新且徒耗郵傳飽中人槖耳宜改派北不報已陞南
大理卿刑部右侍郎無何召為工部左侍郎署堂事僉
念尚方非時宣索不可稱首甄請止一切傳造不報自
是輒數月一傳奉節輒持之 上亦輒不報節乃引
祖訓一款凡內官內使傳旨各該衙門具本覆奏再得
旨然後施行則覆奏而未得旨者其不可行明矣亦竟
不報然節亦竟以此持不行五請而始得旨 上竟省
袁省諸奇巧難成者歲省費不貲浙比不登奏疏識遺

宜之一歲運亦減三爲二兩運所寬率二三歲省一郡鹽
爲德亦不費趣安樂工與抗疏請罷且言陛下亦宜奉
養氣慎起居以防不測忠懇所發蓋腹心重臣難言之
着水衡發大藏在預支節廩其情不預給姦商大賈而
王蓋臣者其罪也猶挾貴近人居閒不得且見法一給
事聽不審額論節不宜重困蓋臣節恚門吾以法杖丁
能法之商何至旬日簡遂直疏居閒狀且言法不可撓
寧乞臣骸骨而預支媮必不可開遂得旨如節言當是
時中外竦然服　上神聖明察而節之守正不阿爲貴

近所恃因言者乃益著節於河渠講求最久往來周河所淳射分合辦渡處甚悉一切隨宜修救俾無蕭陵無梗潰勞畫幽中多苦心而廷臣紛紛上便宜節一意持審不欲妄為國家興大役乃疏言近日河患在河身日高高在清口則淮水不得出為　祖陵憂高在鎮口則閘水不得出為運道憂必有以治河身之高為上策若夫開泇飾使黃讓淮以安　祖陵關韓家莊使濁閘水以保運道為中策若其他妄更置者為無策於是請蕭畫殺彌彝莊坡數而齎梗安流分黃導淮而　祖陵無

慈節嘗言人須辦得真爲國家之心毀譽恩怨不入於胷中而後可以論天下事謨在承空年餘誇謗守功令上下無援而獨以身障狂瀾摩切龐肩關持人主左右雖幸聖明優容然亦數負以屬矣卒以父喪去居喪廬出足跡不窺城市終其身節清真澹素食不兼味衣不重帛動止尺寸森然擁書一室累歲月不厭朝章國典鉅細精研真有得於寧靜淡泊之旨自爲郎至秩卿計九在告出亦多在南自勳卿至司空僅五年而乞身章至十五上每云吾官旦夕可去而後無負官使朝廷無

可輕之大臣而朝廷重其稍可觀已事封翁屢來青有
聲譽不露氣誼傾七箸微不得即傍僅無容身處抵㸃
而猶若孺子然其行於俗有義田有義學有宗老會煞
年之七十以上者所著由齋錄行於世所集琬琰廣錄
西吳琬琰錄紀錄彙編古文類抄并他耍敘輯說書畫
文若干卷藏於家節之役也赴吊者不遠千里山陰王
祖公南阜鄭公王敷節古栢宋松不可再見太倉王猶
公當稱鄭朝市中長濟泰餘中應子時論以為允
工部主事戴府允慧

虞龍字時化華亭公櫆之季子也櫆有弟岳伯龍傳[illegible]
賈韓齊家屬議治買事議入城匿僧舍中衆義而釋遣
居[illegible]不惑日誦數千百言比伯仲相繼舉進士益攻舉
業[illegible]除諸經史百家言無不研綜為文下筆滾滾數千言
嘉靖庚序中乙酉舉於鄉入南太學乙未成進士授工
部都水司主事治徐州溧洪故有二道外洪大石縱橫
小者較弱時時破舟殺人而內洪則紆迴滯澀沙石淤
阻不可以舟又堤岸蕭削難施而湲者太牢誓至則破舟
經者塚其嘍若碎其齒積填其故道撤其壅塞以開導

路延袤二十里許縈紆上下如履平地舉數十年積蓄一旦夷之如決癰徐故有義倉業已圯廢輒修建廒宇儲積粟麥以備凶歉明年大侵發粟得二十餘萬石闔洪數千家賴以全活無一人轉徙者饑莩盈野召饑夫與之粟而役之數日而盡逾月四方大疫而徐不疫財權衡之力也會父降生之辰以不得親上壽觴爲憾亟請於當事者求得謝事歸省不許輒涕下爲之不食竟鬱鬱發病死識者謂父極孝而卒死於孝識與不識賢之不佳好觀古書墳典不去手出爲詩文雄俊警蓋

不作經人語有少山集若干卷藏於家

王鄙右侍郎嚴應階時泰

嚴時泰字應階濮于陵之裔世爲餘姚人登弘治辛未

進士授溧陽縣知縣邑人張湛者素兇悍雕賊殺人官

敢誰何泰廉得其實擒而置之法召拜南道御史以論

院倒改鎮江府同知轉福建鹽運司使有涪州場者瀕

島夷相隣恃鯨波之險三十餘年課賦不輸莫敢詰或

泰曰爲君之吏奉君之事豈可以風濤之故而自沮哉

遂揚帆抵場旬餘輸稅以萬計陞雲南永昌府知府屬

習為新設秦治之以不治設學校選民爽之俊秀者講
之以理義而錮其象惡莫不畏威懷德有無不知名者
謐以功陞山東兵備副使時水旱頻仍民艱粒食斯籲
奏停起運民稍甦息又多方設法賑濟充實之民流離
數十萬壞樓黃河不時決驛秦經略有方水患頓息尋
轉廣東參政以從征安南功陞福建按察使尋陞四川
右布政使未任轉左時建尤廟採木於蜀夙夜圖維然
剛其用白草番猖獗平之以兵尋以宗室易籍久絕懷
為遲請陞南京太僕寺卿期月轉陞右副都御史璭辦

四川都蠻不靖荼毒西土稱王者十餘人秦出奇兵縣之斬獲千餘人浪魁投首露布以聞加俸二級陞南京工部侍郎引年歸卒年七十有二

工部侍郎方廉 弟矩秋附

方廉新城人嘉靖辛丑進士授江西南康府推官決郡獄如迎刃以卓異徵例得臺諫廉以言責非所任力辭乃授禮部祠祭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時 世廟有事春官罷朝餘十年所廉時時率諸同舍討朝儀而肄習之同舍或諷廉即免弁無所用垂衣安事綿蕞及庚戌

虜入　上升降朝廷相太宗伯上躬儉循行無所失太
宗伯爲雲間徐文貞階心銜多熹會島夷數寇與雲間
首被難大宗伯言之太宰則以熹出守雲間熹至蒞蘇
上游賊朝登陴而夕解寇寇無所逞悉資遺復請停徵
發寬田租以甦民力治最天下陞廣西按察司副使進
廣東叅政當是時大宗伯素入政府適江南撫臣當更
奏首推轂故雲間守補之　上以爲然遂進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治軍督餉如故熹以兵荒代至民將不堪撓
敝數千言直陳民間疾苦於時得減賦百餘萬不啻出

見濟中中言者罷歸穆宗改元起南京大理寺丞累遷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請留徐州商稅以佐河工甚[illegible]如阜屯兵以禦坐食歲計減省踰萬緡令爲常轉南京工部侍郎請老歸日與仲弟少府炬季弟與儀秋左右杖屨周旋討諸子姓而訓之先禮義而次文藝歲大侵請縣出倉粟以賑慮其不任而中道殍則又出私粟佐糜備之松葛二溪當巨浸之衝嚙堤渠悉圮廉倡衆築堤以備水溢甃石梁數十丈以便行者閭里皆頌德而化無何而病自剏死日先期與僉子墩樑衆鄰以備四體

囑家人勿易衣棺就枕而逝時年七十

太僕寺少卿馮鳴陽應鳳 父左亭附

馮應鳳字鳴陽會稽人生而警敏有異稟父左亭青衣之曰此兒類我遂破產以資讀書弱冠餼於庠文目益有名而家日以落於是外資膠以佐養而內益矜奮於學癸酉舉鄉試第八人明年成進士令永豐永豐稱江邊潮田將出水下歲不得粒食而得鮮邑以故多貧民鳳至進父老於庭問水所患若狀爲躬督版築堤以捍其流皆成沃壤民始不鮮食而得粒曰爲公食

亂遂以名其堤召拜廣東道監察御史丁父艱服闋補陝西時沐國舍中兒豪奪民田民騰洶且舉不逞以爲滇憂乃以鳳行部鳳素有威望攬轡業已氣奪至則論沐以舊制節檄治其奴責之歸田而薄其罰巨鎮帖服兵備副使李材以冒功蒙重辟繫詔獄者六年臺省交章救解未得會鳳按滇廉得其狀遂上疏申理竟得釋人謂鳳一言回天然鳳不以徼德於李李出亦不詣當時以爲兩賢洊按江右適無歲力爲百姓請命兩免得收折價不騰踴而民賴全活其讞諸郡獄必務平反一

字不安下老吏皆咋舌謝不及事竣邈視京營頭請專
司舉劾稽將領汰老弱郎鄉寺莫敢撓其議者營務爲
之一新故事大計羣吏河南道董其事時員缺以鳳協
理精心咨訪所廉察時出人意表無何出理長蘆鹽務
時同郡何繼高爲運使悉是其規畫而心服其清巨鹺
某分理鹽課耽耽若虎見鳳輒斂手相戒以故商竈蒙
利兩淅安僉曰天道有知宜令馮公有子因範金爲嬰兒
焚香虔祝鳳代去無不泣下者以累勞遷太僕寺少卿
乃具疏乞歸而疾作遂死年六十有二鳳性寬重慷慨

敢任而尤篤於孝友事父惟力是視以承豈考、韓封公
父笑曰今日養親與歷曠多風猶談然及卒哀毀過禮
値宗祁之靡室家者撫髂嫠之在道上者曰此先志也
少與葉君賓友善而中夭相其弟舉於鄉又夭家無遺
孤笄笄兩寡命與弟未亡人相依矢節、予之田以供給
養鳳凡四奉簡命其所推獎皆名吏謝者以竿牘至曰
此公事吾不任受德悉屏絕之過親戚欿然道裕亦皆
時緩急人然未嘗紕理法以曲徇也竟以無子死丑銓
人哀之曰天道無知令爲少卿無兒

廣東按察司副使許子峻獄

許獄字子峻錢塘人登嘉靖庚戌進士第釋褐工部主事榷蕪湖稅以冰蘗稱歷員外郎郎中出理九江鈔關蘆政蘆洲延袤千餘里歲入四萬有奇往多爲魏國侵中見所淩課不登獄乃抗謂魏國曰君侯荷國厚恩世享湯沐川澤之利詎不得有所問君侯所不與侯者圖書具在不敢欺法爲使命辱魏國大慚竟無所撓蘆政一清擢河南按察僉事備兵潁上時倭寇維揚揚非所屬[illegible][illegible]當事以獄才檄以戰守事獄立至危城衛于獄

擐甲登陴命老弱傳飧射卒戰士出奔破賊賊明遁去廟危城完先是城門盡閉郊垌之民以避寇至者抵關號呼不得入嶽太言曰城以衛民也委民與賊所衛爲何乃親立馬城門下闢右而闔其左令民魚貫入入甫畢而賊至得免於鋒鏑者數萬計當事者惡其異已隱其功顧搆誣譖汚陽州同知嶽默不言同事以爲難適丁艱歸服闋補霸州踰年稍遷岳州府判岳城爲江水所嚙築輒圮十餘年不就及嶽董役築輒圮如曩時嶽呼天而泣曰築城守土責也屢築不就而屢勞吾民於

厥築之下如守土何備三築不就請身葬江魚以謝百姓夜若有人詔之者曰亟穿井城中以灑激淵城竟就嶽如其言不踰時而城成百姓感其冥通欣然顧化洽遂爲三楚最轉荊州調德安同知府事如故尋陞常州府太守常爲南北衝郵傳日夜往來如織民不勝供億多弃室而逃者峻調爲令使至僮一糲食而已曰吾終不能剝民膚以媚客内艱服除補廣西柳州柳民與猺僮雜居俗砦麻樺耕作而喜從賊峻立命田畯以勸農務首務自舉趾以逮築場身行畎畝間無虛日有力作

者即此道傷以酒食勞之自是野無與莫民以殷富也而猺獞入犯擾遠戕殺官吏全粵震動將議舉兵大動以震國威竣乃奏記當事者畧曰猺黃大地黃錐黃拔法等猺黨與常變詐百出頃受招撫尋復渝盟率衆嘯掠攻城陷邑賊殺官吏騷擾畜產焚燒室廬窮兇虐焰上通於天竊料賊所恃者山川險塞巢穴深阻謂我師深入難緩則哨聚急則駭散謂我師追襲難企欲因林牙泰四港李劍龍潭楊錄亮等相爲犄角謂我師并擊難歷崎嶇涉蒙茸餉車不過五石背負不過一鍾復積

沮洳障厲毒盛謂我師潛襲舉今下方船出潭江出海青船載百二十鍾舸艓百東釜艦貨械備則卿不樂[illegible]而士氣飽矣以金谿委融四港委羅擊融羅擣其虛擊羅融襲其後則力分而不支勢且不得復合滄客一歸絕其東犄角一陣絕其西貫絕其南懷絕其北則賊丞得後邊而勢將東手待縛矣然後大師屯烏鎮據武[illegible]駐劄鼓壘屬壓則賊之右臂折塞屏石控倭奕則賊左支廢斷不十日而諸從之頭致麾下矣夫利情長畢終必擇場斛不長蛇必致爲食莫刈蔓菉無使遺種實此

不治後將滋蔓爲今之計宜先褒崇死事獎勵三軍與問罪之師嚴首惡之戮解脅從之網則老壯在於曲直而諸徭慕義安知無異陽居散以應於中哉記奏當事者咸嘖嘖稱歎曰誰謂書生無將帥材疏請報可廼檄五嶺苗猺天姥精銳及下虎符發尺伍各數萬人赴目大舉而粮餉器械易變悉取辦於嶽嶽晝夜籌撫一後時諸將因以嶽所上方畧進取屢戰屢捷賊大潰斬首二萬餘級功上　天子嘉說　欽賜帑金十兩後梧州梧俗奸訐嶽和之以禮析楊爲虛陞廣東按察司副使

飭兵瓊崖。瓊崖居海島中。黎獞與民人錯居。間反
稀尖為患。而大盜李茂者。攻椎剽橫行閩廣間。嶽乃撫
而用之。郡縣悉平。尋疏上乞骸骨。　于告歸。外臣無
于告者。蓋異數也。嶽既歸。而於西[illegible]之側。營菟裘焉。日
嘯咏其中。大吏造請至門。不見。亦不報。趨撫銅梁張佳
胤顏其堂曰清風高節。君子以為允。卒年七十有一。所
著有朱陸同源、道德解、蒙莊卮言若干卷。藏於家。

太平府知府吳望魯一儒

吳一儒。字望魯。歸安人。生有韻質。喜讀書。父以家世業

貧且窘甚無讀書貲則令就外氏外氏亦不業儒家貧舅甚憐其志稍資給之學成而遊於庠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授章句藉脩脯以養其父母甲午舉於鄉逾上公車不第家益落不可支則挾一經遊走江淮南樵吳門檇李間教授生徒資脩脯以養其父母如諸生時戊戌始成進士授刑部陝西司主事歷員外郎晉郎中守刑曹若千年盡心平反獄以不冤已而持節省獄蜀中蜀故西南徼民貧迫飢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屢相接儒不盡心平反覆其名以請減死論戍者三

百六十四人因置驛傳亭障之關及催輕等者一千三
百餘人其以宿逋除者又千餘人而獄亦以不冤以獄
出守太平太平在輦轂下號難治儒又盡心撫循之竊
損厨傳供帳之具及蘇抑勢家請謁干慶之私百姓始
得枯府因遇歲侵由爲賑濟做富鄭公之法以撫其流
肆而項尾者未幾又遇旱螟衣衰食徒步請禱者積旬
日夜竟以過瘁致疾比卒貧無以殯富塗令沈子木爲
之表閩郡之吏民攀轅者累日相與引挽而遞送之江
得年僅五十有六儒性至孝又嘗以事忤邑長吏尊

衰髮且擬之皮儒力不能解乃偕邑門而號不絕聲者五晝夜長吏憮然曰人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父哉立釋之而躬自折節於儒爲知己交以刑部考封父如其官里中人相與侈之且曰吳翁不及以經教其子而卒貽之以榮也如此三子人龍人豹人驥俱肄學官稱高才人驥以捍母中盜流矢殀自有傳

江西按察副使吳宗乾源

吳源字宗乾錢塘人博學有才名弱冠以文章高等嘗廪學官會同舍生年老需次輒讓之益務讀書如故以

禮經第二人、歲戊戌成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出権荆州税、以廉稱、尋轉屯田員外郎、會有　太廟之役、奉勑督木運於江淮、澗不厭而集、無後期、遷廣西僉事、屬郡嗣寇有掠人妻以逃、厚贖者、官兵不能制、源用間擒之、并滅其黨、撫臣以爲才、凡入參謀畫、出董師旅、多以屬源、閲歲、徙江西、時議故所招新民互相殺、會有以反告者、幕府議以兵往、源謂仇殺新民故事耳、激之則易以滋亂、不如遣間諜柔之、幕府以爲善、卒如源策、而民得免於兵、遷福建布政司參議、福故以遐阻、歲出其所

徵易輕賫市諸物以輸之京而所市物利害相去或倍蓰管輸者倘值其害即破家不足償後益逋不赴源至三分其等為上中下以極利兼極害者中則自為一等不相兼輸者趨便而後益集又之會御史某以清軍至檄源厚聚賂以貽所趨附源却之竟以是被擠歸源為人謙厚簡慎貞亮惠慈故所至並以德稱至於窮研博極稽攷作述尤為當世學者所宗云

吏部侍郎陶虞臣大臨

陶大臨字虞臣莊敏公諧之孫少端毅不妄言笑六歲

出就外傳、有朱先生者、好爲禮、使童子習灑掃、撥几展
席、夷其貴於賤者、夏不得揮扇、臨獨樂之、曰童子分固
當、且夫習則不勞、靜則無暑、朱先生以語莊敏公而奇
之、臨嘗閒至莊敏公書閣、見名臣奏議、輒手爲裒錄得
數卷、莊敏公益奇之、曰是兒其中人也、十五、廩於學宮、
三十而成進士、以射策第二人賜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故相嵩耳臨名、欲致之門下、數遣其子世蕃候臨、輒拒
不見、以刺報、時與給事時來慷慨暴直言、錄共揚扢世
務、時來大言曰、今日世務、孰先於去相嵩者、因出其疏

草具讀之日是爲名許也爲勝之則毋劇縣官論滋事
沐其甚者已時來論上不勝下詔獄詰責所共謀五毋
青儲咸傳且詎伏者劇閒之泰然弗遺餘奪物勝樂爲
偵伺耗息時來謝毋重累故人劇笑曰固也奈何使君
獨爲善時來得不死以戍去而劇亦以內艱歸服闋除
故官校錄永樂大典會是時華亭柄政心器劇數引與
議國事會 世宗晏駕遺詔及他箋表多出劇手華亭
益器之以爲才無何以外艱去甫服除召克 世廟實
錄候校應天試拜南京國子祭酒未幾以少詹兼侍讀

學士召侍 上講讀於春官 上踐祚遷禮部右侍郎兼學士侍講讀如故 上雖在幼沖聖質不世出臨學所以啟翼之者首講大學謂明明德如磨鏡不爲昏蔽民如新衣不爲污止至善如赴家不爲遠是在於性真未鑿時擴充善端而已每所陳說至謹天戒法祖孝親節民隱慎用舍廣咨詢飭邊備諄諄乎有味言之也錄進講左右皆月相揖而 上亦嚴重之雅稱先生而不名改吏部黜陟惟允時稱水鑑未幾以疾卒年僅四十八詔用賜祭葬贈禮部尚書謚文僖鼎孝友天至既與

伍氏相師友伯氏數奇屢食貧然踰莊事之不懈以孺
徐遺家世二千石產可中上而踰自奉極薄食不過蔬
器衣無重綵而好施予錮異是友人朱劉家貧事親孝
死無子其妻復以節死踰先後爲治喪葬養其父母復
言之有司立嗣祀之曰節孝其待踰舉火者亡嘗請威
以及閭之左右無慮數百家皆取之若固廉也踰舉捶
言曰爲善用極爲惡亦用極譬之峽平甬賊盜甬地賊
盜比嘗讀孟子至收放心未嘗不撫卷三歎且曰要勤
惕勵其古帝王之心印乎于允宜幼承家學鄉會皆魁

其經、居官多善狀、稱世德未艾云、

禮部尚書孫志高陞

孫陞、字志高、忠烈公燧之季子、生聰穎、書讀書、成誦數千言、尤善爲古文、辭年十六補邑庠弟子、時伯堪仲兩兄既入高等、皆十年以長而陞名與顔頏、未幾忠烈死逆濠之變、兄弟聞訃、誓死赴讐、廬墓茹素、跡在伯子應孝集中、御史韓君、聞忠烈三子賢、一見禮重之、尤異奇陞、以爲年少而才、因試越王臺弔古文、則韓立賞而言、韓君驚詫曰、此今之王勃也、嘉靖乙酉鄉薦、乙未

舉進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初丙戌伯子舉武科第
一至是人以文武及第爲忠烈之報云晉右春坊中允
主南畿試肆陞國子祭酒力以師道自任嘗念諸生趨
邁難制宜懸格使不犯乃署爲二十二條欵行之雖親
貴關說弗聽至遇貧喪出粟爲助人咸德之陞禮部右
侍郎奉勅督建元祐宮於舊邸有司以大臣特命乘傳
供帳甚具陞曰茲非赤子膏血乎悉揮去權璫數千
里事竣還改吏部左侍郎無何以母憂去伯子又道卒
陞歸執二喪如喪忠烈時服除徵爲禮部左侍郎旋改

吏部左侍郎樂道人善察可用即以白太宰不欲其人知
也視金帛雖毫末若將浼已人素信之故前後在銓曹
無敢有私入一物私干一事者未幾晉禮部尚書以疾
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侍爲人孝友天植痛父之死絕
手不書寫字不爲人作壽父文母楊夫人年九十侍爲
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歡稍不懌長跽不起事伯兄如
父無巨細必稟命坐必侍側終其身不改性恬淡無所
嗜好一介之微苟有未安則曰趙淸獻必不如是一切
不問生計故雖登膴仕而家益貧尤泊於進取當分宜

專政、陷其門人、乃自吏部、乞徙而南、其跡益違而名益
重、平居自讀書考古外、絕不與他曾事、唯以水旱寇賊
爲生民憂至形之詩歌以風當事者交游海內簡直寡
合非其人不得親然實能容絕口不議人過又重義好
施貧賤之交賴之存活者數十家其教諸子不專文藝
以名節相誡勉爲文宗兩漢詩宗杜氏所著詩文若干
卷藏於家

工部尚書潘時良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由庚戌進士授九江府推官召

拜監察御史、出按廣東、提督北京學校、遷大理寺丞、歷
少卿、始權督理河道、右僉都御史、以言歸、未幾薦起、撫
江右、遷刑部右侍郎、旋進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
理漕河、錄河工、晉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
改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召拜刑部侍經筵、 駕幸
天壽山、奉勅居守、尋罷歸、尋以薦起、爲河道都御史、終
工部尚書、當乙丑河決沛縣、 肅皇帝特遣大司空朱
衡督治、而命驄副之、驄躬行督相、不三旬而告成、比原
計月日省十之三、帑金省三之一、庚午、河稍南徙、決雎

亭瀦其陸百五十里、皆蕩爲平野、馴復以故節來趨事、所廢址畫復、其所浚築、深厚再倍於故河、兩費半之、搉議與勘河給事左、坐浮議去、去而河決崔鎮以北、淮決高堰以東、清桃寨、海口湮、而淮揚高寶與鹽諸郡邑、盡湮爲巨浸矣、於是 天子思馴功、凡再起再廢、治河具有成績、其大者塞崔鎮隄、歸仁、而黄水悉歸故河、築高堰貴浦八淺、而淮水復出清口、會黄東入於海、而海口遂闢、復築遥堤十餘萬丈、以爲外護、既告成、錄其功、所加築上堤、縷堤、月堤、路堤、長堤、横堤、守泗堤、岢子堤、凡

三十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五丈有奇、礮關料廠、凡二十有四座、石壩、土壩、月壩、護壩、凡五十一道、滄汚淺塞決口、釐老土、凡三十萬一千一百丈有奇栽護堤柳、八十三萬有奇前後十餘年、軺車所至、更數千里、馴與役夫、雜處畚鍤葦蕭間、沐風雨、裹霜露、髮白面黧、而後兩河合軌、數萬艘轉漕無害、緣河之民、始復見室廬丘壠、煙火彌望焉、馴之言曰、通漕於河、則治河卽以治漕、會河於淮、則治河卽以治淮、會河淮而同入於海、則治河淮卽以治海、故竟馴在東止以築堤束水、借水攻沙、爲[illegible]

全第一義所其節目細瑣具載驥所著河防一覽中當
大夫探圖而覈識之且不能竟卽竟之而或茫然不得
其要領嗟乎是宜驥殫而譏者之嘵嘵也方驥之督祇
也日夜寄命一葦往來風雨中或暴瀉或咯血或裹疽
視事未嘗以病解嘗露坐河壖水忽大至距其前僅尺
餘衆皆驚走驥屹不動卒無恙又颶風吹舟人決口左
右戰泣無復喘聲忽有樹杪擁舟底得脫明日探之無
有也父老迄今於河湄曰潘公再生處驥壯於河老於
河病於河乞骸之月猶奉旨與疾行部且請開夏鎮運

河又手疏八事以歸歸已疾革猶惓惓河防不去口嗚乎若驥者可謂以死勤事者矣驥死十二年而始得諡卹及進官保如例

刑部主事陸元曾杲　孫基誠附

陸杲字元曾平湖人自幼凝重不好弄長益端方動止有法雖宴居如對賓客未嘗有惰容至其與人接見揖讓平常若有以自下雖閥閱高華子孫周貴處之泊如雅淡淡好義日不暇給也尤篤於孝友季兄死遺孤十歲撫絕而復蘇居父喪哀毀徹晝夜勺不入口者六日[illegible]

書往往達旦不寐舉嘉靖丁酉鄉試第四人辛丑舉進士以刑部主事理漕刑執法不阿與漕臣不合而罷歸略無慍意且曰得暇修禮訓以式鄉閭豈不若一官耶乃倡諸子置田八百畝歸崇賢祠以周族人曰優老曰賑貧曰勸應曰育才曰助婚曰助喪條規甚悉謂之族田又置田五十畝歸世德祠以供禴祀謂之祭田羣里族之子弟置塾講業置田二百畝以給稍廩謂之學田以宗族日繁更徭不支也置田三百畝分贍之謂之役田平生輕財好施內外宗黨以及朋友無不受其惠多

有割產以食之者歲首會祭先祠虔行古禮召諸子姓勉以孝弟有不幸者必以夏楚承之以故子姓皆興興有所化導又講行鄉約里中少年即有不檢者耻爲衆所聞也漸皆改行與中人士無不高其義者嘉靖中島夷內寇首建議築城捐資爲倡已而寇至得賴以免年七十三無疾端坐而逝子四光祖光祚成進士餘鄉舉光祖仕至冢宰光祚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各有傳光祚子曰基誠字存鄉少爲諸生篤學重義氣上繼祖志其遺種德戊子歲大飢悉發儲畜以餉族若戚而偏擇五

貸之儲為糜粥以食餓者所全活無算復捐義冢市櫬櫝斂路屍瘞埋之庚大祲之後且有大疫誠捐劑藥餌以待已而果然以施瘥者疢良已自是懸壺施藥以為常誠抱長才弗克試而精心健於為吏子錫恩成進士令萬安誠手書親民要畧三十條授之錫恩奉以周旋邑用大治卒獲報最受封如錫恩官卒年五十有六誠性簡重平居不見喜愠雖處華胄而風槩泊如自奉節嗇二簋三獻然五十年不渝而一遇好施則千庾為輕誦其義者迄於今不衰

山東左參政馮元卿敏功 于伯禮附

馮敏功、字元卿、揚州司馬汝弼之子、嘉靖丁卯、領鄉薦第三人、壬戌成進士、授禮部祠祭司主事、轉主客員外郎、進郎中、遷江西布政司右參議、分守南康九江、敏功行部至南豐、而浙兵調者、以餉不足、方大掠、敏功召其長、好詞之曰、而與我鄉人也、故爲而言、一反手間、名爲戮、天子撤大軍至蓋粉矣、餉不足、吾爲若治餉、其長悅、謝敏功即料倉粟庫鏹、次第屬於舟、使一郡佐導之出疆、而選精銳尾之、盡俘不敢動、屬有議均田、而敏功所

郡多山高下饒瘠異狀乃同善計籌者周行阡陌閒計畝受稅毋得伏匿又為之平亭其役留籍未三年以才舉拜山東按察副使飭徐州兵備兼治漕河甫至而河決睢寧漕艘之阻者數千計漂廬舍人畜無算敕功即受計大吏調士民日夜併作與其下分功任難無何決塞各艘銜漕舟漸通而大風雨彌旬水暴漲諸塞盡潰湖與河一來攻邳敕功時按部邳下令土其門水遂迴解敕功乃行視諸決戶皆就塞僅月餘而水復漲敗閭家戶以西復築之自是土漸堅實不受侵矣會徐州靈

壁諸邑傳隄潰斂功又受計大吏所獨治者南自幽頭
抵青田八十里北自陸溝至呂梁四十里所與監司曹
郎合治者直河以下南岸幾千丈又自茶城踰華成山
曹築單堤一百六十里以遏衛漕河之閘者諸經畫版
築楗木薪土之費與護視斥堠約束惟斂功行之最精
監司曹郎咸與焉斂功素壯盛當其治河時往來寒暑
無間黧瘠胼胝見者莫辨識遷河南左參政時少年喜
事者欲從泇口穿葛墟諸山抵南北大湖中界兩長隄
爲運道以示奇柄相以斂功熟於河徵斂功與議且將

屬之斂功念諸山道約二百餘里多磐石徑砂不易鑿大湖相連十四不易隄民力之幾何而虐用之恃不可乃寢而畫事者又欲別鑿海通膠河其視濟稍徑而中隔高嶺臣在東土療人疲不勝前舉事而驚潰者再矣乃後斂功山東斂功議以膠工不易與且不易竟卽竟亦終塞縣官故不乏金錢奈何悉捐以填無用而勤此數十萬人力也撫臣採斂功議上聞失柄相意遂含斂功而他屬卒如斂功言費至十三萬金而無尺寸利柄相稍悉沮始用廷議罷之而斂功乃歸職念父老乞休

已而父母相繼卒服除仍故官改佐漕運淮之南故有
鄉伯寶應高郵三湖相連爲巨浸漕舟過者往往多漂
溺因議潴內河遮之御史大夫王廷贍疏上得請而敏
功任其難敏功於河事故必通而役者皆習其能工以
故大集敏功益不愛其精力水陸奔走凡七晝夜不休
遂得疾將屬纊張甘妻子環泣厲聲曰人孰無死吾幸
獲以勤事死爾憾毋忘衆事不咎第曰內河成於國計
甚利第太遲倘湖書潰而隄溝萬一如狐子數百里魚
鱉矣幸語當事者爲斜隄以護之已而顧其子伯禮曰

吾死死必有賸女却而歸諸官言已端坐而逝年甫六十敏功天性孝友揚州公嘗卒遭盜敏功冒鋒刃而出之愛其弟敏效尤篤事相師產相讓也與揚州公俱善治生而至饒乃能以義散施不吝平潮之人至今咸稱敏功父子子伯禮字節之好讀書負氣節赴人之急出貲力如弃粃稗人以爲有祖父風弱冠爲郡諸生屢試不售遂挾策北上諸縉紳欽其才皆虛左以迎伯禮益不喜一切謝去獨與諸文豪日飲燕市中醉輒放髮長嘯或走易水上尋故高漸離擊筑處低徊欷歔流數行

下見者莫測其誰何客燕六年竟以無所遇卒年僅四十有五說者曰昔燕臺駿骨以死售而馮伯禮俠骨顧以不售死士負超軼絕倫之才不得一當知己其坎壈可勝道哉當是時新吳鮑生應選江右歐陽生瑛俱游都下與伯禮爲文字交時兩生者俱無子伯禮先後出槖裝爲兩生買妾各開別館以授之未幾而兩生各舉一子士林以爲美談故於伯禮之卒也天下名士爲挽章吊誄者數十百人而兩生之文尤至

姚旭字景暘湖之石門人少游尚書禰邑弟子員充貢爲國學生拜官高郵州判官郵故水壑而旭爲判官議築水嘗耕先白馬湖故隄又決隄下通水漲並湖與郵人爲往來者皆利賴焉嘗署州事有千戶劉某坐疑獄論死家甚貧不能自說會獄疾旭出閱獄次逮劉出獄疾作夭者再嘗顧日呼曰日顧猶在耶左右杖阿曰所言也劉訖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爲或亡爾旭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罪法固當早殺無救顧後何言旭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

狀郎召吏微白御史竟出之鄉人以是愈重慕旭然[illegible]
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旭者幸得所欲去
以是鄉曲常建樓官署中而旭又不善結納斷者竟坐
是罷然旭不以是更念也歸而益務施無倦色視咸取
旭如外庫然於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
產其產且盡旭輒割已產與之而旭所自有產貲不豐
以故鄉人無老穉皆推旭為長者卒年六十有五子處
自有傳

太理寺左少卿商尚德為正

商爲正字尚德太僕卿廷試之子登隆慶辛未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尋爲江西道監察御史甫三月即出按廣東故事御史更中差滿始專按部而正以部郎新資蒞之諸藩臬大吏意不謂輒能或匿猾試質疑事及見折衝咸相顧失色時膠萊河役起作者漬鹻淖中疫生於股人情騷然環噪胥議者欲爲變正馳往慰定之會奉詔按驗正上言所穿處石盡水出且汲且挑工力甚費就令渠成而麻灣海倉淖河各數十里潮激爲瀦淤平盈尺朝濬夕淤即別開一道行且復然恐徒糜才力[illegible]

無所就又言倡議大臣乃忘圖討願弗以事之成敗爲
任事者心疏奏從罷當時稱其有體居山東吏民畏懷
如雷霆轟然各在其首及改秩閩刑盡鋒芒角爲解[illegible]
民得日入愬事往往參問盡得吏姦良民間曲折狀稱
亭衛將暴於軍軍轉之懸旂閉門爲亂正閩變亟馳檄
收衛將庭笞之衆遂解已而縛首亂者斬以徇一軍股
慄初臘御史周鵬之按浙也更均徭爲條鞭法至是檄
閩正謂此善法也宜通行諸郡中然且戶室不利多擾撓
正力持之乃決民歌思並祠祀之稱爲龐父爾母云承

幾拔臺憲督學畿內為僚者定已從御史父從擢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時江陵都攻他急材見正明練善持議論意重之以為異日可大用數稱薦於朝然正益自力於職事務遠形迹及江陵敗諸任事者率以黨附見排獨正無纖毫染然正與人言輒曰張公知我人以是益重之無何乞身歸正從始仕至官九列纔十年珥筆持斧備歷榮要人謂正材固足以致之不謂驟也性斂捷強記多所詩覽言之皆有條貫時與長官論事輒為言往代云何與今時制沿改云何擘畫詳允如宿吏老

宦閹者驚服說處寫職所條奏咸中體要於是龍玫蔡

稱曰南御史總鎮材也而卒以少㣲罷歸論者惜之卒

年七十有六。

太醫院使朱宗魯傳

朱儒字宗魯其先吳江人移家秀水兄弟四人將析箸

儒獨以遺業讓之而自用醫顯入都會大疫起死人無

算貧者不受謝且給錢爲調理資由是名價遐授太

醫院吏目積官院使嘗侍疾禁中一日 上御文華

殿暖閣召儒診視儒奏 聖體病在肝腎宜寬平以養

氣安靜以益精、上首肯忠自兩宮太后及君親

公主有疾、率令仲淯言狀、從儒受方、多効、時有大官之

賜、一時諸公卿爭延致之、儒自謂病議方而外、諸不為

私、即俛笑移日、杯酒相洽、益恂恂自飭、不以昵故有所

干、故諸公卿爭為倒屣、每里中子入都、儒戀戀桑梓、皆

死者輒經紀其家、歸其喪、人皆德之、稱為長者、年七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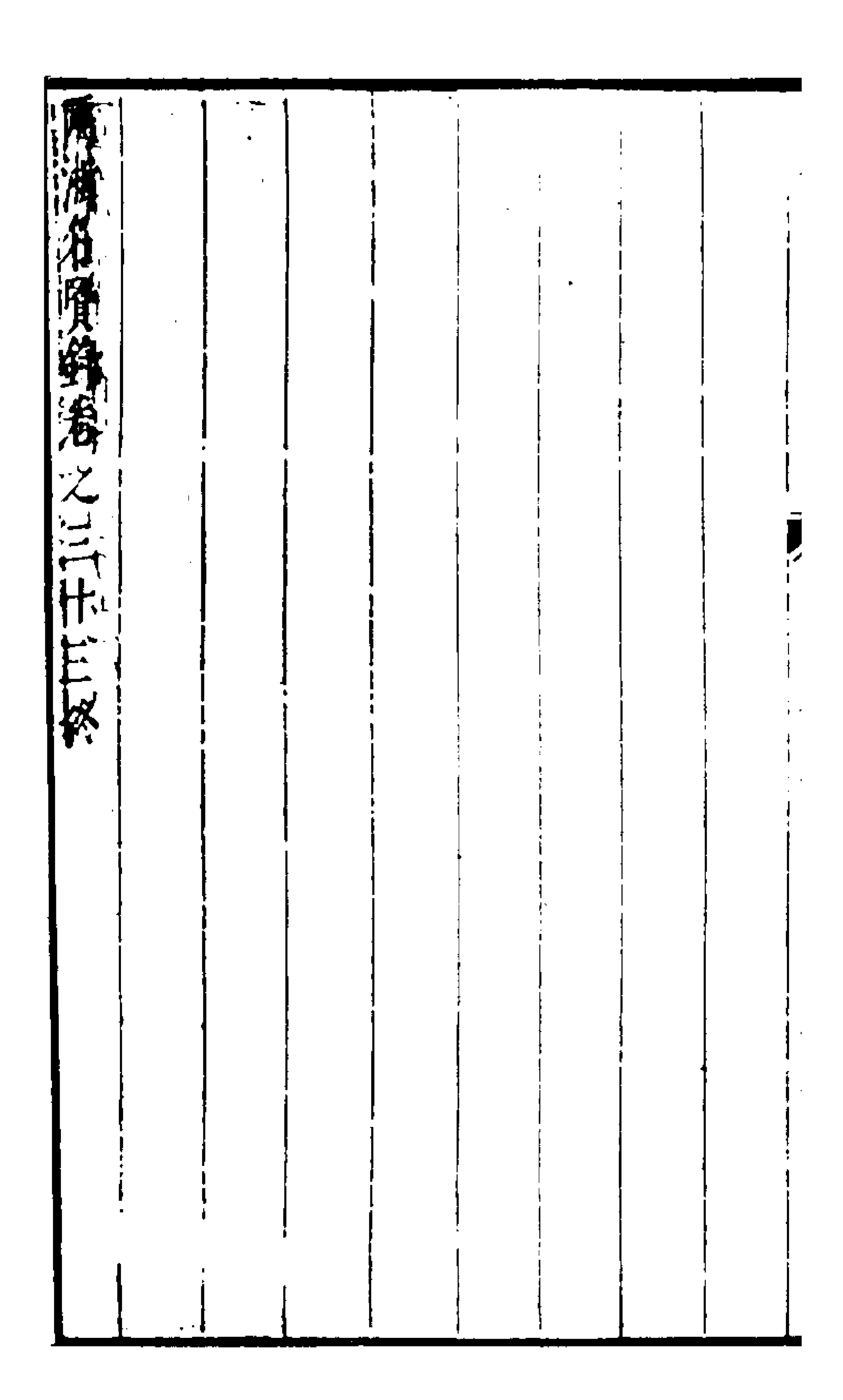
有七卒、

湖廣布政司參政王宗魯洋

王洋字宗魯、山陰人、嘉靖中進士、萬曆八年、知肇慶府

十二年、遷按察司副使、分巡嶺西、亦治肇慶、惠愛穆然
士民見者語次尋繹、甚有恩惠、未嘗疾言遽色於人、而
確然有執、雖門生故交無私也、好爲民興利、興起學校
浚歷水由城東石頂出、歲皆輸一鐘、且來地氣宜有所
關導後瀝水、瀝水入江、宜橋之、則橋躍龍浮屠於石頂
之上、於學宮便、則建崇禧浮屠、通北港、利高明、則通其
港高明學東空曠、宜浮屠於其東郊、大甚肇慶陽江學
宮、又爲陽春學置田、便於士民者、爲之不啻飢渴、功成
太守時未就、於監司竟之、亦天幸也、肇慶幕府所治、爲

學識具使者恭四方之賓無月不至賓轡出日昃不遑暇食不致股已人人得其懽心盡便事悉中窾幕府甚重之府江之役懷賀之役珠池之役皆有勞焉泮性恬淡自奉如寒士居官廉潔焚香靜坐若禪室然詩辭淹雅書法遒麗有其家右軍右丞之致粵中文士皆來就正而郡中子弟又時以舉業請則擇程式示之如羣飲於河各厭其腹以去十六年遷湖廣參政高要士民無不遮留泣下者建祠祀之俎豆至今弗替云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三終